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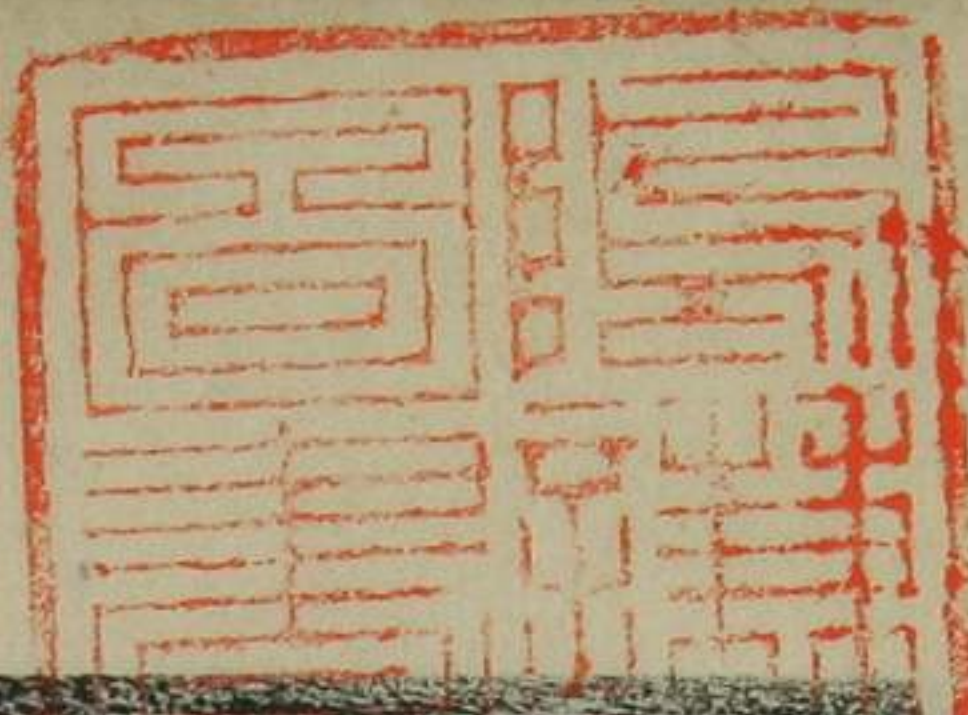
板橋雜記 上下

淡山

ル 5
297
1



門呂5
號297
卷1



287
18

活版 清

朝名家著述

雜

記

五

種

原本縮刻

全部五卷

採珍堂藏



總目

板橋雜記

三卷

雁山雜記

一卷

安南雜記

一卷

臺灣雜記

一卷

嶺南雜記

三卷

以上五種

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

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風流罪于
海內白下青谿挑葉團扇其爲艷冶也
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
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
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
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
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

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
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第
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
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
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
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
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

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
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
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
賞也問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
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
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
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

標嶢公蜺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
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
不可以不記于是作板橋雜記

蘇軾公與卡之各堂封卷亦之其並
 亦之其與也若客與之而法則亦其
 亦之其與也若客與之而法則亦其

板橋雜記卷上

三山余懷澹心著

雅游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
 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
 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
 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

芳行酒糾觴留冕送客酒闌棋罷墮
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
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
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
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
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獬兒吠客鸚

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
進軒則了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
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
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
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
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
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

母曰外傳

樂戶統干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
 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
 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妓
 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竒凌
 晨則卯飲滫滂蘭湯灑灑衣香一室
 停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

里入夜而擲笛搯箏梨園搬演聲徹
 九霄李十為首沙顧次之鄭頌崔馬
 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
 煙凝碧迴光鷺峰西寺夾之中山東
 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
 可娛目賞心激滌塵襟每當夜涼人

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
手間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咲言宴
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
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
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
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日曰某名

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
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
揚槳擊鼓踏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
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挑葉渡口
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
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
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

雜記五種卷一
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十丈長隔簾
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
蛾眉一搗粧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
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迫
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寶錄也嗟乎可
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

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
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
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
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妥
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羣
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
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

卷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咲謔
項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
苞于日中開于腕上真媚夜之淫葩
婦人之秋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群宜
于紗幘文榭輿佛手木氏同其靜好
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
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

綴乎

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
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綺麗為工
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人者謂
之上頭衣衫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
裁出于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
假母雖年高亦盛粧艷服光彩動人

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
謂是時世粧也曲中女郎多親生之
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
不計錢鈔其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
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于祠部親母
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
謂娘兒愛俏鴉兒愛鈔者蓋爲假母

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
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
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
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
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
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

芍藥欄邊間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
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
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
殷雖設阱者之恒情實冶遊者所深
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
茶餠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

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
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
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
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
淡粉輕煙佳雨名開天營建記都城
而今也八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

雜詩五種卷一
一
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

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

舊院馬二
娘字晁采惜別留歡恨馬啼勾闌月

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

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

倖耐他在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

州蕭伯梁頌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

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

郎掩淚聽紹興周禹錫
聽頌老琵琶舊曲新詩壓

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問開閩集教

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英小名
妥娘詩載列

朝詩選
閩集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

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頌場梨園往事

泪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入間

雜記五種卷一
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
關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
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
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
絲急管黃涪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
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
能不畫壁也

入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
畫鳥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
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
沈水迷迭于風清月白紅豆花
開看之可也

雜記五種卷一
十一
○

板橋雜記卷上終

板橋雜記卷中

三山余懷澹心著

麗品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
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為平安書記
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
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而見

雜記五種卷一
十一
○

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
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
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
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
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痴狡獪耳
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于卿何事彼
美人兮巧咲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

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
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
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
且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
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
淋淋漓聲泪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

雜詩五種卷一
十一
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
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
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
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
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
尹文者色豐而狡蕩逸飛揚顧盼自
喜頗超干流輩大平張維則睚寵之

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
許屬友人強之文咲曰是不難嫁彼
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
後十數年乃仕至監司負才華任
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
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媵婢娟好肌膚

王雪既含睇兮又宜咲殆閑情賦所
云獨曠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潔能鼓
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
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
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明香雪霏
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
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八其室

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
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
險麩熟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
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于亂于
時流冠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
其衆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
閑匿稱善病不粧飾謝賓客阿母憐

雜記五種卷一 十一

惜之頌適其意婉語遜詞槩勿與通
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
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
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
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
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
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

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
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
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歛容謝
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
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
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
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為汝媒歲

雜記五種卷一

雜記 卷一 卅三
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
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
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
州刺史陳澹仙寓藜桂園擁一姬曰
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
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
水閣問其家曰已度爲菜園問其老

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
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
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
衣飛去仙哥老伏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蓋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
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
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

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
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游縱酒高
歌其天性也先妮珠市妓玉月月為
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
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
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
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

如點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
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
竟納之間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間
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
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
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
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

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
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
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
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
客沉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
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

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鷄鳴東方既
白矣大娘曰世有游間公子聰俊兒
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
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
齷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
俠妓聲于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
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

雜言五種卷一 十一
病後房前姝甚衆疲于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

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闖闖仍以教女娃歌舞為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潛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于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

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
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
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
之大妒捧扇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動
隣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
羣鬢髮如雲挑花滿面弓彎纖小腰

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
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
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
案瑤琴錦瑟陳設右左香煙繚繞簷
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
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
侈靡文酒之宴紅粧與烏巾紫裘相

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厨食
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
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
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
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
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
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

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
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
陣用誇秦詭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
謀種夙世之孽寃煞一時之風景云
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作僮
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于桐城
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

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
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
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
憐才下士名譽盛于往時客有求尚
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
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
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

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
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

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

中翰王式

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

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
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
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

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
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罄三爵尚書
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
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
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
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
門柳傳奇行于世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
子甚至雕異香木為男四肢俱動錦
綉縞祿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
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
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抗人目
為人妖後龔竟以顧為亞妻元配童
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

雜記五種卷一
二十一
反喬

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
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
恩典讓顧大大可也顧遂專寵受封
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
娟如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
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

經莫不精曉性愛間靜遇幽林遠澗
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
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
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
籬菊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
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游
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

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
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
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
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
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
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
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

玉無瑕小字貧看問妾家尋到白髮
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
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
南朝阮司馬累儂夫脣病愁多又云
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
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在揚州
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

雜言五種卷一
字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
侯門

下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
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
風枝孌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
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槩几地無纖塵
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

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
遇亂後游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
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
夜城頭吹箏策教坊也被傳呼急碧
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廬家泣私
更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
就黃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

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
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
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
江歸于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
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
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
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

餘年而卒葬于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頰而白如玉肪風情綽
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
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
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
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
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

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艷戶外屢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也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潁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滄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痴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礪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

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
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
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淡故
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于亂世頓老
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
里葦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僮
父所厄最後爲李性者挾持牽連入

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
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營救偕往訪
之風鬟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面鼓
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鳥啼不忍
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
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
主張燕筑豕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

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
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
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
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
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
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

物也善奕棋吹簫度曲長面脩容留
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
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
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
發剝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
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

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
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
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
友龍友名文聰以詩畫擅名華亭董
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
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
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

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
挲咲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
冊立弘光帝自爲首輔援引閹兒阮
大鍼構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
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等以龍
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
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

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
無遺種也猶存老女丐歸金陵依家
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
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
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深陽陳公
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
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

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
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
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
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
提步卒三千入地鞬汗山入滙谷往
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武

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
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
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
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指墨痕縱橫縹
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
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
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
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
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冑也
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
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

武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
極飲沽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卧
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
官商大司馬不盈為揖客出入轅戟
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張
元清疲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
年場中纖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

為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
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
寢元轉而向裡帷不與之接拍其肩
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
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咲
崔斜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

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
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
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春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冶之
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浞作悼小宛
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西雙
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

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
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
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
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
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裡偏來見
楚王武塘魏子中爲書于粉壁貴陽

楊龍友寫崇蘭詭石于左偏時人稱
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
才子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
其中有麗人惜限于地不敢與舊院
頽頽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

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
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
同腐故附出于卷尾以備金陵軼史
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
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脩飾
傾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

蔡言五種卷一
三十一
公卿桐城孫武公暱之擁致棲霞山
下雪洞中經月不出于牛女渡河之
明夕大集諸姬于方密之僑居水閣
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
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
蓮花窠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
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

王
危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
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
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娣娥第一香
者是也微波繡之于幌巾不去手武
公益眷戀欲置為側室會有貴陽蔡
香君名如蘄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
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

君後為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罷嵩
 房崇碩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
 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
 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
 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于盤以享羣
 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

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為姬侍有荆釵
 覆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
 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冠
 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眉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
 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
 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

雜記
 五種
 卷一
 三十七
 蔡記

房咲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
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
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
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
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
魂

板橋雜記卷中終

板橋雜記卷下

三山余懷澹心著

軼事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
子蕭灑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
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罍絲管以
及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

蔡言五種卷一
四十一
繹奔赴垂揚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
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鍊石心腸不
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
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
忘返醉飽魚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
容豈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亦
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

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
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攬者亦將有
感于斯文也
瓜洲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貳結客好遊
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晝作夜
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宗伯詩
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

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于秦淮招集
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
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

部燈火笙

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
費千金定花窠江南艷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

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
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
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于二李
家或集于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
銷金之窟也

張尤滑稽婉膩善伺美入喜怒一日
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駮帽

擲之于地卯徐徐拾取咲而戴之以
去

張魁字脩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
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
來訪之闔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
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
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陸爲隣諸名

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
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
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
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
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
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厭焉後魁面
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于門曰革出

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懶
恨遍求竒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
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
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
簫擊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
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
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金使往山

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
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
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糲冬春米不
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
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
銀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
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

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
插瓶花執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
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
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
榭化爲瓦礫之場猶于破板狗遺一
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
官張魁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及數年

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
梁漳浦劉漁仲雉臯冒辟疆盟于眉
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未云牲盟不如
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
萬性豪侈自奉甘豐廣蓄姬妾造園

大坳坊側樹石亭臺擬于平泉金谷
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
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
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
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弘光朝加
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人朝愈榮
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錫

羣姬兩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為伍乃
至為人代杖其居第易為兵道衙門
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
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
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
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
青君也窮苦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

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
慰藉甚至且曰君尚有非欽產可清
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
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
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
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
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

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爲奴嗚呼

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
聯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
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
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

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
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
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著
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沉酒揮斥千黃
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
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誦其文妓

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博輸土為叅
軍鵬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
休于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于金陵
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
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
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

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
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
寧南已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
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
寓冥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于李十娘家漁色于匿
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

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蓮袂間行經
過趙李垂簾閉戶夜入寔矣兩君一
躍登屋直至卧房排闥闕張勢如盜
賊如須下床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
娘兩君擲刀大咲曰三郎郎當三郎
郎常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
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回

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沈溺煙
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
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壑體皆奇旨致書眉
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
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
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甚于慧業文

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揚柳岸曉風殘月若
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子作
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
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
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

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異曲同工遊
戲三昧江摠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
如呂敞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姜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
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
翻身八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
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

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
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繁侯張鞠存
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夔菴僅而得
免然亦如嚴幼芳劉溥惜備受笞楚
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重
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
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

玉峰女士馮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
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
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
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
吐髻鬟委地或橫卧地上衣履狼籍
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樹也蘭叢
賈其餘勇尚與翼侯豁拳容盡三四

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
皆埋首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
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
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
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
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

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闍兒阮大
鍼欲納交于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
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
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
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
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生也定生
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 雲間才子

夏靈首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賈末
段云二十年来事已非不開畫閣鎖
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
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
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
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
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

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
坊籍爲唱當時烏衣啼青衫淚滿江
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相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
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于壁
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颭鳳

城間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
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
鉛華可憐夜月篋篋引幾度穹廬伴
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烟良夜知心畫
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
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
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

文殊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
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
不可得也偶居邱舍索筆漫題以冀
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
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于古汲縣
前潞王城之東潞土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

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
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
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攜
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
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詈
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郟城縣之李家庄旗亭壁間題

雜記五種卷一
三絕句云 不畫雙蛾問碧紗誰從馬
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
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徧身塵
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
鶻怨漢家驚傳縣史點名頻一分
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
髮也騎人末書云吳中羈婦趙雪華

題凡此數者皆群芳之萎道旁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
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
結手為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
具散技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
為勝而者罰酒酌勝者十有所私

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湘月而
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
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
宵鬧如沸燈火烘春咲聲內盒奩
來徃鬪芳隣手帕綢繆通姊妹東
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檠
豹胎間挾鱸水脆烏斃分攬椰玉
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
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褰鈔裨金
走情友開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
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
愁人隔牆住

板橋雜記卷下終

